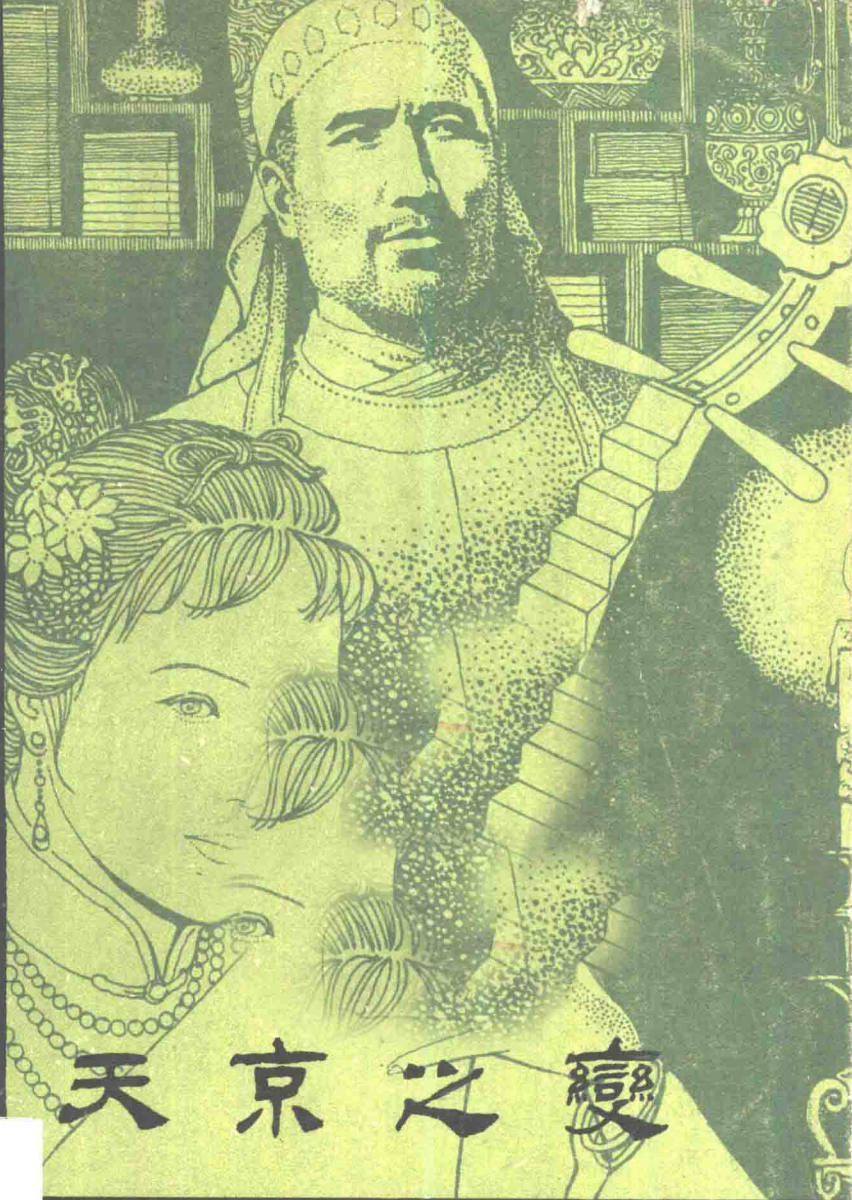




李晴

天京之變

花城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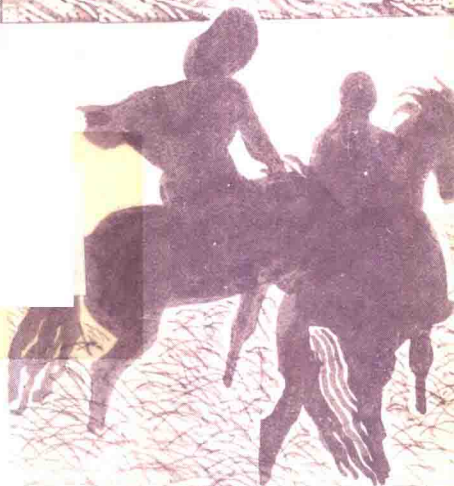


插图 刘仁毅

题字 陈景舒

天京之变

李 曙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

(广州大沙头四马路)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粤中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32开本 9.126印张 1插页 150,000字

1981年7月第1版 1981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10261·24 定价 0.68元



李 晴近照

江暗雨欲来，浪白风初起。

——何逊：《相送》

风萧萧而异响，云漫漫而奇色。

——江淹：《别赋》

咸丰二年腊月望日的薄暮，金陵城上，鹅毛般的雪花飞舞着，但秦淮河上，依旧显得热闹而喧嚣。以暗蓝色的夜为背景，穿过雪的帘幕，一艘艘画舫，亮着红纱宫灯，载着弦歌笑语，掠过衣香鬓影，鼓棹而过，在暗绿色的水面上，洒下了片片金红色的鳞光。两岸河房的雕栏画槛、绮户珠帘，在千万盏灯火映照之下，水中倒影历历可见。远处，一片婉转缠绵的丝弦、洞箫之声，

时隐时现，那是武定桥畔“旧院”里的姑娘们在为狎客演奏。

在夫子庙和文星阁一带，却是另一番景象。茶馆里的夜市是热闹而欢腾的：说大鼓评词的、弹琴鬻唱的、耍猴卖解的，箫鼓喧闹，笑语不绝。快过年了，卖元宵、果饵的小贩们，挑着汤团、馄饨担子，摆着煮五香元宝蛋的摊子，举着高悬欢喜团和冰糖山楂的狼牙棒儿，在雪花飘洒的街道上，喜气洋洋地吆喝着；有的还敲着羊皮鼓、小铜锣和竹梆子。小酒店和小吃店里，陈列着炸虾饼、炸小蟹等下酒物和糍粑、发糕、煮菱角、糖芋头一类吃食，一只只大肚酒坛上，贴着“金陵大糍”、“陈年花雕”的大红标签，吸引着夜市的游人。

在这热闹而喧嚣的夫子庙夜市上，在那被大雪覆盖的青石路面上，并肩走过来三个人——一位两鬓苍苍的盲琴师，拉着胡琴，由两个姑娘一左一右半挽着，边拉边走。盲琴师身材瘦削、颀长，稍稍有点伛偻，凹陷的眼睛里一双灰白的瞳人，和他鬓角的白发成了一种颜色；两个姑娘，同样的苗条、苍白，同样一对失神、深陷的大眼，同样一条系着血红头绳的粗大发辮，同样一身藏蓝印花土布衣衫，使人一眼就能看出她们是一对姐妹。看年龄，大的不过十八、九岁，小的也只十六、七岁。她俩半搀半扶着父亲，踏着积雪，用一双疲倦的眼

睛，呆呆地凝望着这热闹的夜市上的一切。三个人瘦削的肩膀上，都积满了雪花；但他们却无法把它拂落，因为雪花已经变成薄薄的冰凌，冻结在衣服上了。

琴声低沉、喑哑、悲凉，象是盲琴师的心声。当琴声低沉到变成呜咽的时候，他停止了手中的琴弦，轻轻地叹了口气，对两个女儿说：

“长妹，水娇！我们该吃晚饭了罢。快过年了，吃过夜饭，也好到几家酒楼上去赶个利市呵！”

两个女儿默默地把父亲搀扶到一个房檐下的汤团担子旁。父女三个紧紧依偎着坐了下来。那肉馅汤团的香味，那从汤团锅里升腾起来的雾气，顿时使他们感到了温暖。姐妹俩苍白、呆滞的脸颊上，也开始有了一点红晕。

父女三个吃完汤团，又冒着满天雪花，赶到秦淮河畔有名的“六朝居”酒楼去。雪下得更大了。从河房、画舫上投射下来的朱红、桔黄色灯光，在晶莹的雪花映衬之下，在河面上织成了一片片美丽的灯彩。桨声、箫管，灯光、雪影，把一条夜的秦淮河，点缀得有声有色，仪态万端。有谁能够想到，这个有着如此繁华夜市的金陵，竟是一座重兵压境之下的危城呢！

当父女三个刚刚跨进“六朝居”酒楼的大门时，“六朝居”水榭后门外，正有一只画舫在此碇泊。画舫

刚刚停稳，便从中舱里扬起一片柔婉、轻盈的笑声。在桨声、灯影之中，两位浑身锦绣的少年公子，各张着一把彩画油伞，立在船头，争着去搀扶那刚刚走出中舱的、身着狐裘披风的年轻女子。那年轻女子在船头大红纱灯映照之下，脸含微笑，打着一口苏白道：

“陆公子！方公子！二位先请吧。依阮要扶格！”

被称为陆公子的，年方及冠，长得圆颅大耳，五短身材，浓眉暴眼，方口圆腮，紫黑面皮，举止粗鲁；那个被称作方公子的人却稍稍年长，长得身材硕伟，白皙清秀，举止文雅，眉目含情。方公子当下向年轻女子身后的一位老妈子嘱咐道：

“你先乘船回去吧。我和红鸾要陪陆公子对酒赏雪，回去怕要晚些了。告诉妈妈一声，叫她到子初时分派两乘轿子来，到‘六朝居’前门等着。”

跟班老妈陪着笑，连连应声而去。

等他们一行走上了“六朝居”水榭的石阶，两艘画舫就欸乃一声，隐没在雪光灯影之中了。

两位公子和红鸾走上水榭，方公子揖让一回，让陆公子先行，自己却扶着红鸾，随后也登上楼梯。堂倌见了，慌忙上前请安。堂倌认得：那红鸾姑娘乃是金陵城里有名的妓女，虽然年方二九，平日交接的却尽是达官显宦，贵人士子。三年前她从苏州刚到金陵，便成了名

噪一时的“清信人”。一茶一果之献，已属难能；若要弹琴度曲、酬酢应召，更非易事。平常的客人，一掷百金，也难博她一笑。那陆公子大名陆攀龙，乃是钦差大臣、两江总督陆建瀛的儿子，“子曰”“诗云”虽然所知不多，论起探柳寻花的本事，却是一名高手。他在这红鸾姑娘身上，少说也花了近千两银子，但始终未得到她一点好颜悦色。数月前，他父亲陆建瀛奉旨到长江上游“防截发匪”，他就更加留连章台，得其所哉。两个月前，他结交了这位来金陵游学的南粤富商之子方谦侯，彼此一见如故，二人同往胭脂井红鸾所在的梨香院，这位南粤的青年士子，却意外地得到了红鸾姑娘的青睐。红鸾姑娘对这位风度翩翩的方公子一见钟情，相交不到两月，便以一千五百两银子的代价，放弃了“清信人”的宝贵身份，由方公子为她梳弄“上头”。这件事，在秦淮河的酒楼茶肆之中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。陆公子虽然醋海兴波，却也无可奈何。倒是这位方公子，确有大家公子的风范，不但豪爽慷慨，把银子花得象流水一般，而且对于调情买笑、呼卢喝雉，样样内行，使他也自叹弗如。相交两月，二人形影相随，不是妓院歌栏，便是茶楼酒馆，十次倒有九次是方公子作东。

三人走到水榭窗前落座，堂倌早已捧着菜牌，满面春风地迎上前来。方公子一挥手，只说：“瞧着办吧，”

那堂倌便诺诺连声，飞也似地下楼去了。

三个人凭窗远眺。只见秦淮河上，灯火明灭，映照
着那点点雪花，如霜如絮，如梦如烟。一艘艘画舫之
中，红男绿女，隐约可见；急管繁弦，侧耳可闻。果然
是六朝金粉之地，温柔富贵之乡！

少顷，堂倌捧上酒菜，山珍海错，水陆杂陈。红鸾
坐在两位公子之间，殷勤劝酒。

方谦侯举起满满一杯，对陆攀龙浅浅一笑道：“不
瞒陆兄说，小弟寒舍虽比不得府上的显赫，却也算得衣
食无忧。不料前两年发逆倡乱，南疆不靖，小弟遂不得
不离家出走，游学江湖。目下发逆又攻陷武昌，势如破
竹。令尊大人这次执钦差大臣鹿钺，想定有退兵之计。”

陆攀龙微笑道：“方兄！我们既是知己，我也就不
必瞒你了。家严原也是一介儒生，芸窗十载，宦海浮
沉，如今才作得这封疆大吏，哪里懂得什么兵甲韬略之
事？长毛造反，朝廷要他带兵，‘君教臣死，不得不
死’呵！”

方谦侯道：“金陵有龙蟠虎踞之势，朝廷已派重兵
防守，想必无虞。”

陆攀龙把双手一拍道：“哎呀，方兄！你也是个十足
的书呆子！家严手下的两万余兵卒，都屯驻于长江上游
武穴一带；南京城里，如今只有三两千绿营，除了一根

大烟枪，抬枪火炮，却是拿不动的！”

方谦侯愕然道：“听说长毛攻陷岳州之后，尽征民船、木筏入营，可见其志必在金陵。万一压江而下，令尊在上游众寡不敌，金陵岂不危乎殆哉？”

陆攀龙叹口气道：“这就说不得了。”复把声音放低：“不瞒方兄说，早一个月前，家严就命管家，将舍下的一应细软送回故里去了。这六朝金粉之地，早晚要变作两军厮杀之场。方兄！‘人生得意能几时，莫使金杯空对月’！①咱们只要有美人醇酒，管它什么长毛短毛！来，干了！”

二人一连饮了数杯，谈兴渐浓，把个在一旁斟酒的红鸾也听得呆了。她不禁问方谦侯道：

“方公子！您刚从两湖游学到此，听说南边都让长毛占了，你可见过长毛么？”

方谦侯笑道：“见虽没有见过，却听说过一些长毛的故事。”

红鸾笑问道：“长毛是啥个样子？听说他们都长着红胡子、绿眼珠，见了女人就抢去作押寨夫人，抓到小囡就撕开两腿，‘咯崩’‘咯崩’地连骨头都啃了？”

① 李白诗：“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”陆攀龙不通而又自命风雅，把诗念错了。

说得方、陆二人大笑。陆攀龙低声道：“兄台，你且说说那长毛的故事。”

方谦侯道：“今年四月间，小弟正在长沙，听说长毛在全州蓑衣渡乘船遇伏，伤亡惨重，还死了一个封为南王的渠魁。向军门向大人已经申奏朝廷，说是发匪已经在广西境内全歼，天下从此太平了。不料两天之后，长毛就由广西进入湖南，一夜之间攻陷了道州。道州城内的百姓，听说长毛从天上飞了下来，早就惊得呆了。你想，官兵吃了败仗，尚且沿路烧杀抢掠，那长毛新败，岂不要血洗州城么？因此一个个从梦中惊醒，夺路而逃；有些妇道人家把不会走路的孩子也吓得撇下了。谁知那长毛进了道州之后，却鸡犬不惊，秋毫无犯。百姓们在城外深山丛莽之间躲了一两天，有的想起了撇在家中的孩子，便冒死回家，长毛却早已开拔了。”

红鸾怔怔地问道：“那些撇下的小囡呢？”

方谦侯道：“那些被父母撇下的孩子，有的坐在床上，有的爬在地下，脖颈上尽都套了一个圈儿。”

陆攀龙也听得呆了，问道：“套圈儿干什么？”

方谦侯道：“面饼做的圈儿啊！这一来，撇下的孩子，一个也没有饿死。百姓们见此情景，也顾不得官军着恼，尽都朝着北面，焚香顶礼哩。”

说得那红鸾眼噙泪珠。陆攀龙道：“照此说来，那

长毛倒也还有慈祥恺悌之心了？”

方谦侯道：“那就要看对谁了。有时也够刁钻古怪的。长毛攻下道州之后，长沙城里，一夕数惊。两天之内，茶楼酒馆，通衢小巷，尽都贴满了长毛的攻城揭帖。湖南抚台张亮基张大人严飭兵弁通城巡查。谁知不巡查倒还罢了，一巡查，这攻城的揭帖竟贴到抚台衙门里去了：大堂、花厅、厨房、茅厕，比比皆是；连抚台大人第八个如夫人的枕头下边也塞进了好几张！”

陆攀龙咋舌道：“厉害！厉害！”

红鸾问道：“城还未破，那攻城的帖子怎么送进去的呢？”

方谦侯道：“这就不清楚了。有人说是长毛的细作一个个都能飞檐走壁，有人又说城中士农工商、皂隶士卒、释道僧尼之中尽都有长毛的人。可是，那抚台大人第八个如夫人枕头下边的帖子是怎么塞进去的，就只有老天爷才知道了。”

半晌，陆攀龙一笑道：“我倒琢磨出来了。但凡这些达官贵人的内宠，十个便有九个是有外遇的。莫非这位抚台大人的如夫人结交了一个相好，正是长毛的细作？”

方谦侯一拍手，笑道：“还是吾兄思路敏捷，猜得入情入理。依小弟之见，怕也是如此。”

红鸾怔怔地问道：“要是长毛打进南京，抓住我这样的女人，不晓得会怎么发落？”

陆攀龙笑道：“听说长毛里面有女兵，尽是广西山野的大脚蛮婆；赤脚草鞋，攻城夺地，无所不能。长毛进了城，你很可以去当一名女长毛啊！”

方谦侯也打诨道：“你长得如此标致，或者有哪一位长毛的王侯、将军看中了你，娶了你去当个押寨夫人，也说不定。”

红鸾笑着连连啐了几口，于是三个人便又重新饮酒。

移时，只听得楼下一片喧嚷之声，由低渐高。方、陆二人正要向堂倌动问何事，那陆府的两个家人却走上楼来，禀道：

“有一个拉胡琴的瞎子，带了两个女儿到楼下卖唱。有位公子点了几支曲子，唱完了，他道唱得不好，不给钱；又调戏那年小的姑娘。那瞎子一时怒起，嚷叫起来，惊动了满堂的客人和堂倌，因此两下喧嚷。请公子的示下：是撵那瞎子滚蛋，还是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向陆攀龙附耳道，“那公子小的却认得：姓张名炳垣，乃是上元县廪生，是藩台祁宿藻祁大人的通家子侄。”

陆攀龙听说有两个卖唱的姑娘，也无心问别的，便命红鸾在楼上暂候，自己和方谦侯由家人引着，走下楼来。只见满堂客官，尽都从座上立起，正在那里看热闹

呢。那头发斑白的盲琴师，大动肝火，眼睛虽然失明，手却指着一个三十多岁的读书人，厉声叱责：

“你既是黉门子弟，就该懂得孔圣人的教训！你凭仗了什么狗势，听唱不给钱，还要对小女口出非礼之言？！请客官们大家评评，有没有这个混账道理！”

店堂里发出一阵愤愤之声，但谁也不愿上前排解。那卖唱的姐妹二人，死命扯住老父，含泪连连劝告道：“爹！快走吧！”

那盲琴师却还在戟指大叫：“好一个大清的廪生！好一个孔门的子弟！老汉虽没有进过学，却也懂得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！我不晓得你肚子里那些圣人之训，都属到哪个茅厕里去了？”

周围响起一片哄笑。那个被指为廪生的人，一手指着盲琴师，一手却抓住自己桌上的酒壶，连连在桌子上挝着：

“你个老杀才，休得在此放肆！老爷有的是钱，你唱不好，就是不给你！你再闹，看老爷今天晚上不把你送到总督衙门去，重重地办你！”

一个堂倌从他手里一把夺过酒壶，陪笑道：“廪生老爷！您只管办他吧！可别抓住我们的酒壶煞气！”

又是一片哄笑。那位廪生老爷却两颊哆嗦，面色发紫，手足无措了。

旁边有几个食客叫道：“老师傅，我们没钱，却愿意帮你打个圆场！姑娘，拿筐箩来！”

年长的卖唱姑娘捧着竹筐箩走了个圆场，食客们纷纷解囊，铜钱蛱蝶般飞向筐箩，铮然有声。

这时，陆、方二人刚好走下楼来。堂倌们眼熟认得，赶紧闪开一条通路。

陆攀龙笑着上前向张炳垣施礼道：“继庚兄近来可好？不期在此幸会！”

张炳垣认得他是总督大人的公子，不由得更加尴尬，搭讪道：“原来是陆公子，幸会，幸会！炳垣今晚在此小酌，叵耐遇见这个不讲理的老杀才！……”

陆攀龙打断他的话头道：“吾兄是有身分的人，何苦和市井之人一般见识？”便命家人，取过一锭大银子，亲手扔在筐箩里，眼睛盯着那两个卖唱姑娘，恋恋不舍地打发盲琴师父女三人去了。这才为二人介绍道：

“这位是上元县廩生张炳垣继庚兄，藩台祁宿藻祁年伯的通家侄少爷；这位是方公子谦侯兄，却是小弟的至好。继庚兄如不嫌弃，就请同到楼上，痛饮三杯如何？”

方谦侯与张炳垣拱手见礼。只见这张炳垣，中人以上身材，三十上下年纪，面皮黝黑，举止佻俗；嘴角一颗带毛黑痣，一笑便露出满口黄牙。心中不快，因此便懒得与他答讪。

陆攀龙于是命家人仍在楼下侍候，自己与方、张二人举步登楼。方谦侯待要寻找自己的跟班时，却不见了。正在纳闷，却瞅见跟班从“六朝居”酒楼大门外趑趄将进来，远远向自己使了个眼色，这才把心放下。于是三人上楼，命堂倌重整杯盘。宾主坐定，红鸾过来为张炳垣斟酒。张、方二人也少不得勉强寒暄几句。

一杯酒刚刚落肚，楼下又喧嚷起来，这次却还夹有奔跑之声；连楼上水榭里的客官，也都惊动了。陆府和方谦侯的三个家人、跟班，早先后奔上楼来。陆攀龙喝问道：

“又是怎么回事？”

只听得陆府的家人气急败坏地答道：

“回公子话：也没有什么大事……只是刚才酒楼下边有人说，在‘六朝居’大门口，看见贴了一张什么告示……”

陆攀龙喝道：“一张告示，有什么大不了，值得如此大惊小怪？”

那家人小声禀道：“说是长毛的告示呢！”

张炳垣便向陆、方二人拱手道：“陆公子！方兄！我们何不去看看？”

红鸾嗔怪道：“什么饮酒赏雪？分明是作弄人！方公子，我可要家去了！没想到三天不来秦淮河，就这么